

紅樓夢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他想定了主意，便收起匕首，伸袖子拿到手中，迅速地离开了卧室。

这回他是从房门出去的，走到室外院落，正好一大片乌云遮盖住当空，大地一片漆黑。

他乘机溜到附近的墙脚，突然伸臂一弹，凌空拔起两丈高，单手一探，搭住墙头，忽又一个倒扯扬旗，避开墙上的铁蒺藜，一松手，落到墙外。

他只稍稍喘了一口气，伸手摸了一摸揣在腰间的金盒子，心里有一种成功后的欣慰。禁不住露出笑容，迈开大步，正要奔向归途。

因为他还要在天亮以前，奔驰几百里地，回到太行山的那边，潞州节度使的辖地。

他要借重自己的那匹坐骑，“踢雪乌云”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心爱良骥，日行千里，黑夜跑八百不明。

就在他正要走到事先藏好坐骑的地方，他发觉不对，一个电掣回身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一柄雪亮的宝剑，正指向他的心窝。

他很沉着，但是也很懊恼，他决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是功败垂成。

但是，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，除非剑尖已经刺进他的心窝，他还是要作孤注一掷的拚斗。

他的手刚一搭上腰间的龙纹匕首，对方说话了：“红线！”

被叫的人一惊，不觉退后一步，龙纹匕首已经掣在手中。

对方宝剑却顺势一收，随手又扯下脸上蒙面的黑巾，带

“果然是你！红线！”

，，惊诧地一看，脱口叫道：“龙涛哥！是你呀！”

龙涛纳剑入鞘说道：“红线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我们分手有六七年的吧！方才我看到有人从墙上翻身下落，那一式‘流云随风’的身形，只有你，红线！你真是愈来愈精湛了。”

红线望着龙涛，问道：“龙涛哥！你现在是……？”

龙涛说道：“田承嗣的‘外宅男’重金礼聘的教习。”

红线苦笑了一声说道：“龙涛哥，你知道我现在那里？”

龙涛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在潞州薛嵩那里。本来我要去找你的，……但是，临走时刻，师父再三叮咛，要我不去打搅你，他老人家说：你在潞州的功德未完，俗缘未了。我只有先回家看看母亲和弟弟，路过魏州，就这样留下来了。”

红线黯然说道：“真没想到，我们会成为敌人！”

龙涛笑道：“红线，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敌人。我如果把你当作敌人，当你翻身下墙的时刻，我就鸣警捉人了。田承嗣不是东西，我早就想离开他了，今天你刺杀了他，是天理报应。”

红线说道：“我没有刺杀他。”

龙涛一愣，问道：“那你来到这里，冒这么大的危险，为的是什么呢？”

红线说道：“田承嗣对潞州有野心！……”

龙涛抢着说道：“田承嗣跟薛嵩不是儿女亲家吗？为什么还要动潞州的野心呢？”

红线苦笑说道：“龙涛哥，我在潞州节度使处待了七年多，最大的收获便是看清楚了官场的种种，不是你我这种平民百姓所能想得到的。薛嵩当年把女儿嫁田承嗣的儿子，是奉命结亲，何况田承嗣这种人，勃勃的野心，岂是儿女亲家的关系，所能够束缚的！”

龙涛点点头，但是他又问道，“你既然没有杀他，那你深夜来到魏州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红线很平静地说道：“警告他，让他知难而退，稍戢他的野心。龙涛哥，我在他枕边拿了个……”

她从怀里拿出金色的盒子。

龙涛虽然是“外宅男”的教习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田承嗣的卧房，更谈不上看到这样贵重的盒子。

红线说道：“这盒子里盛着田承嗣的生辰八字，是他最秘密的东西。我可以取走他的盒子，当然也可以取走他的性命，虽然他有三百‘外宅男’保护着，我仍然可以随时用匕首割下他的头颅……”

她的话刚说到这里，龙涛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，虽然在星月无光的情况下，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。

红线连忙问道：“龙涛哥！你怎么啦？”

龙涛摇摇头，但是他立即又说道：“红线，你不但有仁心，而且有见解，你的进步，我真为你高兴，你还要赶回路州是不是？你赶快去吧！”

红线忽然说道：“龙涛哥，象田承嗣这种人，你又何必跟他呢？良禽要择木而栖，以龙涛哥的才具武功，如遇明主，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。”

龙涛笑了笑，点点头说道：“红线，你说得对极了！我

的确不应该再跟田承嗣这种人做事。当初我以为，他是节度使，为他做事，就是为国家做事。现在我看清楚了他的为人，我是应该离开他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望着红线。

“红线，你知道，当初是我来投奔他的，而且他待我个人也不薄，我要走，也要有个理由，至少也应该让他知道，我要走得光明磊落。”

红线沉吟了一会，缓缓地说道：“龙涛哥，你做人向来是光明磊落的，我相信你的决定。不过，对我辈而言，注重大义，毋须特重小节，我不多言了，龙涛哥，一切请多保重！”

红线刚走到“赐雪乌云”之旁，龙涛突然叫道：“红线！”

红线已经踏上马蹄的脚，又放了下来，转身问道：“龙涛哥，还有事吗？”

龙涛黯然低下头，稍稍停顿了一下，立即又抬起头来很开朗的说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我是告诉你，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现在都住在袁州乡下，有时间的话，欢迎你去看看他们，我母亲很想念你。”

红线立即说道：“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。”

龙涛说道：“谢谢，再见！红线！”

他弹身而起，张臂前扑，去势疾如流星。

红线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连忙高声叫道：“龙涛哥！你弟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可是龙涛已经走得远了，只有红线的呼声，飘荡在夜空里，显得有一份苍凉。

红线抬眼叹喟，脸上流下凉凉的两行眼泪。

看看夜空，浮云已经散去，参星已经当中，红线不敢稍息。扳鞍上马，收拾起奔驰的心情，叱喝一声，“踢雪乌云”泼开四蹄，飞也似的奔向归途。

“踢雪乌云”真不愧是千里名骥，全力奔驰，追风闪电，马背上的人，更是归心似箭，整个人都伏在马上。

一口气奔驰了两个时辰，已经远远地看到高耸在月光下的铜雀台，缓缓东流的漳水，已在蹄声中接近了。

红线这才嘘了一口气，侧耳细听，梆更已敲四下，大地一片沉寂。

红线缓下坐骑，腾身进入城廓，直扑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宅邸。

薛嵩彻夜未眠，灯下独酌，心头却是压着千斤重石。

他在想：“如果红线此行失败，潞州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！”

正是思潮起伏，主意不定的时候，门帘响起，红线悄然立在眼前。

薛嵩大喜，站起来连忙走上前，急急地问道：“红线！此行情形如何？”

红线盈盈下拜，手里捧着金盒子，口称：“有劳大人悬念，红线幸不辱命！”

薛嵩接过金盒子，连声：“辛苦。”伸手扶起红线，又急着问道：“经过有困难吗？有没有伤人？”

红线恭谨地答道：“托大人的洪福，一切都还顺利。”

她便将盗盒的经过，叙述了一遍，但是，她省略了龙涛的那一段。

她觉得那不是重点，再说，龙涛是她同门师兄，自幼竹马青梅，如今分手十余载，却在田承嗣那里碰见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光彩的事。

另一方面，此刻的红线内心有着一丝难以形容的感觉。她盗盒是成功了，可是，在“外宅男”的教习龙涛来说，却是一次重大的失职，会为他带来危险吗？

薛嵩见红线面有疲色，便说道：“红线，你去歇着吧！明天我们再谈。”

红线告辞离去，薛嵩那里还等得及天明，便亲笔修书一封，派人持着金盒和书信，专程赶往魏州。

他可以想得到，当田承嗣收到这封信和金盒子之后，那种惊恐的情形，谅他不敢再对潞州存有野心了。

大局得保，这都是红线的功劳。

薛嵩的心里充满了感激，他要举行盛大的宴会，为红线庆功。

但是，他断断没有想到，红线这个时候，却向他告辞要离去。

这个消息对薛嵩真如青天霹雳，他怔了半晌，便问红线道：“这么多年的相处，如同家人。此时你又立下大功，为何要在这个时刻离去呢？”

红线很黯然地说道：“蒙大人收养这些年，恩同再造，实在不足以言报。现在我为大人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，此心稍安，红线此去，再了几件心事，便从此遁迹山林，望大人成全红线的一点心思。”

薛嵩见她去意甚坚，知道留她不住。

庆功宴变成了饯行酒，顿时染上几许离愁。

薛嵩高歌劝酒，情绪哀伤。

宾客中有名叫冷朝阳的，即席赋诗：

“将菱歌怨木兰舟，送别魂销百尺楼：

还似洛妃乘雾去，碧天无际水长流。”

诗意伤感，歌声悲切，红线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不能自己，即席再三拜谢，终于托酒离席，从此杳如黄鹤。

红线有如一顆彗星，在历史的天空中，划出闪亮的一道，就归于消失，给人们留下多少怀念。

红线真的如此消失无踪了吗？

如果红线无踪，这部千里红线又将从何说起？

红线无踪，只是消失在历史的文字中，她的人和事，仍然流传在乡里林间，只是少人传播、未列神官而已。

魏州，成了一个鼎沸而疯狂的世界。

三家一比，五家连坐。田承嗣的“外宅男”三千亲兵，挨家挨户搜查，如狼似虎，翻箱倒柜。没有人知道搜查什么，搜查的人只接到一道命令：“搜查一切可疑的人与物。”这道命令给这批“外宅男”一个最好发财的机会。

城里的老百姓，叫苦连天，大家敢怒不敢言。

这样的搜查一直延续到当天中午，突然又有一道命令：“搜查停止。”

如狼似虎的“外宅男”，正是兴高采烈的时候，突然又接到这样命令，未免扫兴，大有意犹未尽的感觉。

但是，热闹并未因此而停止。

节度使的亲自口谕：马步三军齐集大校场。

这不是点阅会操的日子，而且点阅会操，也没有在午后举行的。

大家纳闷，还是齐集到大校场。

节度使第二道口谕：城内城外的百姓人等，可以到大校场去观看。

观看什么？没有人敢问。旌旗蔽日，刀枪如林，人喊马嘶，热闹是有的。于是大校场外面围上了人山人海。

节度使乘坐八人大轿，三百“外宅男”，前呼后拥，来到大校场，三军一齐呐喊，三通鼓后，中军扯起了青旗，在空中摇荡了几下，大校场顿时寂静无声。

中军旗牌官拿着令箭在台前喊道：“带犯人龙涛！”

除了“外宅男”之外，马步三军，上千百姓，没有人知道龙涛是何许人？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带龙涛。

只有一个人，她挤在人丛中，亲耳听到“犯人龙涛”四个字，她的心都沉落下去了。

她不能哭，她也不能叫喊，她只能将眼泪向肚内流。她尽量地向人前面挤去，她只想挤到前面，能够让她亲眼看到龙涛。

这个人就是离开了潞州，专程前来魏州，要来会见龙涛的红线。

没有人能认出红线。因她已经易钗为弁，乔扮成为一个乡下的青年。

龙涛被带出来了。

龙涛是被五花大绑带出来的。

龙涛虽是被五花大绑，但是，他的脊梁是挺直的，他的神情是自若的，他的步伐是豪迈的，他那种顾盼自如的神态，给在场好几百兵卒，好几千百姓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龙涛被带到点将台前跪下，他跪下的身姿也是毕挺的，没有丝毫一点猥琐畏惧的表情。

田承嗣在上面问话，声音很小，听不清楚。但是龙涛的答话，却是铿锵有声，让人听得句句在耳。

龙涛说：“卑职失职是实，未尽职责，危及主帅生命，也是实，情愿受到应得的处罚。只请求让龙涛说两句话。”

想必龙涛认罪的表现，取得了田承嗣的相信，居然同意让他说几句话。

龙头叩头谢过，转身挺立，朗声说道，“我龙涛落得今

天这种下场，是由于自己的愚昧不能识人，自古良禽择木而栖，我可就没有这点眼光。等到发觉之后，又优柔寡断，不能立即回头，这就是造成今天我被问斩的根由。”

点将台前有人大声喝止。

龙涛不理，依然朗声说道：“田承嗣暴虐不仁，不是良主，奉劝军民人等，要自求多……”

这时候一柄宝剑从点将台上飞下来，将龙涛来一个穿心而过。

龙涛人向前一栽，口里喷出鲜血，双手绑住不能移动，可能是飞剑穿心的时刻，凑巧断了捆绑的绳索，双手适时松开，舒张向前，仿佛想抓住什么，可是他只抓住了半把沙土，又疏疏地一并落下来，到头来依然是空手。

一个暴政下的牺牲者，就是如此的下场。

步马三军一阵虎威呐喊，却遮住了人丛里一声撕裂心肝的嚎叫。

看热闹的百姓虽然是乱了一阵，很快地就归于平息。

红线没有摔倒，那是因为人多挤住了。

旁边一位中年汉子，长得黑黑壮壮，伸一把抓住红线的胳膊，关心地问道：“怎么啦！小兄弟！吓着了吗？”

红线好不容易顺过一口气，噙着眼泪，凄怆地点点头，暗哑着嗓子说道：“谢谢这位大哥！”

这汉子接着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
红线正要点头，但是，她立即警惕地摇摇头，连话都没有群说，便挤出人，象是一只迷途的羔羊，茫茫然不知所去何处。

就这样茫无目的地走着、走着，信步而行，走到了荒

郊，大半天的时间，她没有吃东西，也没有喝一口水，她并没有流泪，只是在心里仿佛有万把钢刀在剐绞。

星月无辉，前面有一处土地祠，红线盘脚坐下，靠着青石板的供台。她的心里只在盘旋着两句话：“如果龙涛哥当时杀掉我，或者那天晚上我杀掉田承嗣……”

这两句话反复盘回在心头的结论：“龙涛哥就不会死在今日，就不会死得这样的惨烈！龙涛哥是由于我的妇人之心而死，死得不值，死的太冤！”

这两句话反复盘回在心头的另一个结论：“杀是不值得提倡的暴行，但是佛说：杀恶人即是做善事。过去我没有杀田承嗣，那是因为薛蒿与田承嗣只是政治权利之争，私人并没有仇恨。可是现在不同，田承嗣不应该以这点过失，其实还不见得就是过失，就如此置龙涛哥于惨死，不可以原谅。”

红线的眼泪又流出来了。

“龙涛哥是因我而死，我要为他的惨死负责。龙涛哥是我至今唯一的至交好友，我要为他报仇！”

她蓦地站起身来，抬手倏地擦干眼泪，脱口说了一声：

“杀死田承嗣！”

决心一下，电旋回身，朝着城里奔去。

红线的功力是惊人的，她狂奔的速度，直如闪电流星，不消片刻，回到城边。

选择一处偏僻的地方，轻易地越过城墙，认准方向，奔向田承嗣的宅邸。

到田承嗣的宅邸，对红线而言，轻车熟路，很快地一路翻墙过屋，来到附近。

可是，她怔住了。

田承嗣的宅邸，但见灯火一片通明，照耀得如同白昼，在远处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层层警卫，将田承嗣整个宅邸围得水泄不通，人人都是弓上弦、刀出鞘，提铃喝号，如临大敌。别说偷偷溜进去，连接近田承嗣宅邸的机会都没有。

红线当然可以凭着她武功，杀进宅去。那些持枪捧刀的“外宅男”，可能是羊群挡虎，只落得血肉横飞。红线可能会毫不费力地冲进田承嗣的卧房。

她能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杀得了田承嗣吗？

当然不能！田承嗣可以躲，可以逃！上千的“外宅男”可以象潮水般地拥上来，那将杀也杀不完。

真的杀那些“外宅男”，杀得砍瓜切菜一般，是不是滥杀无辜？

红线做不到啊！红线岂是一位嗜杀之人？

要杀田承嗣，重要在于一个“刺”字，如果不能做到“刺”杀，是很难得手的。

红线坐在屋顶上，为自己找到一个因应当前情况的要诀，那就是：“等！”

她告诉自己：“要在魏州等下去！除非你田承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是夜夜如此；除非你田承嗣根本是不出户，我会等下去，半载、一年、三年、五载……，或者更长的时间，我这辈子没有做到这件事以前，不做别的事。”

心意已决，懊恼失意全无，站起身来，准备跃身下屋，再回到郊外，先找得一地栖身之处，安顿下自己，再作尔后实际的打算。

忽然，远远的地方，有一盏高挑的灯，在空中飘荡。她来的时候，一路选择捷径，一心只想到田承嗣的宅邸，竟然没有注意到这盏很特别的灯。

她的心里一动，连连跃越过几处房屋，她几乎要失声惊呼出来，那不是点阅的大校场吗？那盏灯是高悬在点将台的旗杆上。

红线的心一阵奇特的痉挛，一阵难以言宣的刺痛，使她疯狂地奔向那盏飘荡中高挑的灯。

来到大校场外面，她看清楚了。

那盏灯，只是一盏斗大的灯笼。在灯笼的下面，并没有她所想象的“人头号令”。

她按着自己狂跳的心，望着那盏飘荡的灯，风在呼啸地吹着，大校场充满了萧杀之气。

这个地方是红线永远忘不了的地方，人有伤心之地。这大概就是红线的伤心之地。

在这里她亲眼看到龙涛被掷来的宝剑穿心而死，那断散的绳索，那空抓的双手，那流出来的鲜血，流在黄沙土地的鲜血……，每一件事，都是如此鲜明又重重地烙在红线的心上，让她永远忘不了。

她已经有了复仇的决心，她已经不再流泪，虽然她的心在滴血！

突然，她发现一个奇迹。

她看到大校场，点将台前，地上躺着一个人。

红线第一眼看到就认出是龙涛。

啊！龙涛！是他没死！还是梦境！

当她越过围墙，正要扑上前的瞬间，她停住了脚。

“不！这不是梦！是真实的。既然是真实的，龙涛哥就没有活……”

红线冷静下来了。

“那是龙涛哥的尸首，那是在曝尸三日示众！啊！狠毒的田承嗣，有朝一日，当我的匕首刺进你的心房时，我要你对你的作为，付出加倍的偿还！”

她在用最恶的话，咒诅田承嗣，忽然，她的心理又一转：“龙涛哥就算是失职，飞剑穿心，已经够惨的了，为何还要曝尸示众？这分明是田承嗣以为龙涛哥不只失职，而是合伙内应。现在利用他的尸首作为饵，要钓他的同伙，好来一网打尽。”

红线的怒气与恨意，已经燃烧到了极致。她自语道：“我知道你是饵，我就要来吃这个饵，看看你将我如之奈何？”

她缓缓地迈进大校场，风吹黄沙滚滚，她的脚步踩着黄沙，也踩着每一步杀机。

她走得很慢，她在心里呼喊：“龙涛哥！你是由我而死的，如今我要来看看你，也许我是自投罗网，但是，那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如果此刻我不走进来看你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心安！”

她的脚步淹没在风沙声中，但是，她的心声，是雷鸣般地响在自己的心里：“龙涛哥！我来了，如果我离开不了大校场，也许那就是我最好的归宿！”

终于，四周毫无动静地走到龙涛身边。

龙涛此刻是仰着的，飘荡的灯光下，可以看出他面容安详，双目阖闭，仿佛是睡着了一般，说明他走的时候，内心没有一点怨愤不平，也没有一点遗憾难偿。